

“爱晋江 爱晋马”征文

望“马”兴叹

黄旭升

晋江马拉松赛起跑的枪声在清晨的宝龙体育场外炸开,像一颗石子投入晋江澄澈的水面,漾开层层叠叠的声浪。
我站在这沸腾人潮的边缘,望着那道由跃动的生命汇成的洪流,轰然向前奔涌。认识的、不认识,每一张脸庞都映着晋江晨光般的活力,千万种脚步声汇成大地沉稳而激昂的脉搏。
我下意识迈出右脚,左脚却像被一道无形的年岁之链轻轻挽住,膝盖那处旧伤,传来一丝熟悉而顽固的钝痛,仿佛骨血里沉着一枚冷却的、小小的铁片。

这痛,是有记忆的。
它记得绿茵场上那次奋不顾身的飞铲,记得青春时对“极限”二字毫无敬畏的冲撞。那时总以为年轻是座巍峨的山,伤痛不过是瞬息散去的尘烟。如今它却成了身体版图里一道隐秘的皱褶,悄悄地制约着我所能奔赴的远方。望着眼前舒展四肢、尽情奔跑的人们,我再一次体味到那种“咫尺之隔”的滋味。一种近在眼前的沸腾,我却只能隔着一层名为“旧伤”的薄雾,静静地凝望。晋马的赛道成了一条流淌的河流,世纪大道中间绿化带上盛放的“美人树”与奔跑的身影交相辉映,生命的跃动成为这个冬季最亮丽的风景。而我,是守在河岸边,一株安静的树。

我的目光不由成了追索的镜头。我在寻找老张,那位在羽毛球场总笑我“脚下拌蒜”的老友,此刻他的步伐竟透出我不曾见过的、羚羊般的轻盈。我在寻找小李,那位常在朋友圈书写从容生活的文学爱好者,此刻他咬紧牙关的侧脸却刻满了动人的坚韧。还有那位我熟悉的、守着三尺讲台的杨老师,他跑步的姿态算不得标准,甚至有些笨拙,但每一步都踏得无比认真,仿佛脚下不是柏油路,而是他深夜灯下一笔一画批改的作业本。他们的身影,汇入这斑斓涌动的人河,脸庞黝黑的长跑健将、衣装鲜亮的帅男靓女、挥动旗帜的企业团队……形态各异,却同样奔涌着对运动的热忱、对健康的向往,奔跑在晋江这块充满活力的热土上。

这早已不只是一场竞赛,更像是一场准备充分的盛会。它像一柄神奇的梭,将这片土地上经纬交错的丝线,本土的与外来的,传统的与新潮的,个体的与集体的,细细编织,织就一幅名为“晋江”的斑斓锦缎。每一种奔跑的姿态,都成了这锦缎上生动的纹样。

而我那份属于个人的遗憾,在这宏大的图景中,竟悄然发生了一种化学变化。它不再仅仅是身体受限的酸楚,而渐渐沉淀、舒展,融成一股更深沉的情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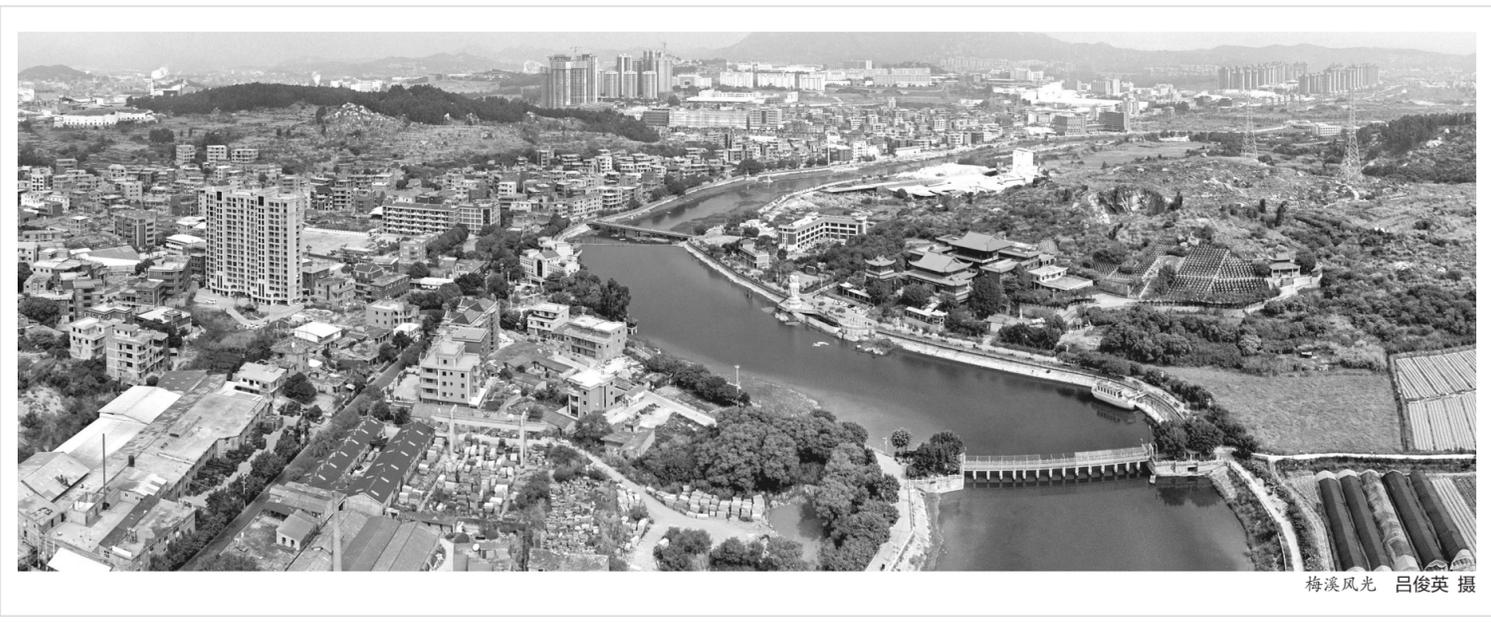
“品牌之都”!何以晋江?我望向赛道旁那些熟悉的广告品牌,那些从家庭作坊里萌芽,在经济大潮中挺立,终长成参天大树的牌子。它们是时代浪潮冲刷下的鲜红印章,深深烙在这座城市奔流不息的血脉里。
我忽然觉得,这万众一心的奔跑,多么像一部无声的创业史诗:没有天生的跑者,只有认准方向、忍住疼痛、挥开双臂、一路向前的跋涉者。个体的伤或许让人暂时缓步,但整座城的步伐,却因此更加坚实、愈发浩荡。

你瞧!沿途补给站是最温暖的驿站,志愿者的微笑不灭的街灯,市民的呐喊是穿透晴空动人的乐章。这一切井然有序的背后,是一种“魅力晋江”的信念在静静托举。它要守护的,不单是赛事的圆满,更是这场气势澎湃的“人气”能够安全、尽兴地流淌与绽放。这跑道,因而成了“健康中国,魅力晋江”具体而明亮的缩影,一派充满生命力的原野。

我所留下的遗憾,终于在这里寻找到的答案。它未能化作我个人追逐的步履,却全部升腾而起,融入了我对这场集体奔跑毫无保留的注目与祝福。

枪声似乎还在耳畔,人潮却已渐渐远去,只留下一条被阳光镀亮的、车水马龙的世纪大道和空气里浮动着汗水与热情蒸散的气息。我那受伤的左脚仍踏在这块坚实的土地上。那一丝钝痛,是我与奔跑的青春之间,最后一道温柔的联结。

哎!我或许不能成为运动浪花里的一小朵,但我明白,我已成了岸的一部分,一段沉默的、沉重的、带着旧痕却无比欣慰的岸。我望向赛道延伸处,城市的天际线正沿着世纪大道两侧的高楼大厦在奔跑中生长。我心中那声未曾喊出命令的枪响,终于化作一片无边无际的、潮水般的掌声。
我望“马”,不再兴叹。我望见的,是一场更为壮阔的、永不停歇的奔跑。我所有的遗憾,都在这一刻,被祝福填满,被快乐灌注,沉静如山。



梅溪风光 吕俊英 摄

愿

闫敬哲

旧日历的最后最后一页
被阳光晒得发软
窗台的花香得发呆
揣着丝丝和煦

风裹着烟火气
溜过巷口的红灯笼
脚步声轻踩未化的薄雪
时光留下过去往家圆的足迹

我们举杯,畅怀
热气漫过眉眼
把去年的遗憾
轻轻揉进新年的风里

时针走向零点的时刻
有泪漫过眉睫,很轻,很烫
我把祝福折进纸船
放进时间的河流飘荡

愿每个赶路的人
都能遇见一盏等他的光
愿明天的风
温柔拂过发梢
愿所有的梦
都有温暖回响

抒情

致敬陪伴我们前行的人

张百隐

时间走过,时序更转,2026年的序章已揭,让我们拱手道声:别来无恙。
一年365天,我们或胼手胝足,或无所适从,或进退维谷,或笃定从容;我们能为生活的苟且摸爬滚打,也可为远方的星辰义无反顾。我们沿着每一道微光,奋力洒渡,我们触摸着每一个暗夜,舔伤救赎。生活就是如此,过深谷,涉险滩,险象环生如履薄冰,却能甘之如饴,依旧热爱。是的,我们脆弱过,但更坚强;我们痛哭过,但更治愈。

所以,一定有人拿着孤灯,陪着我们前行,风雪兼程。
母亲养鸭子有好几年,每轮也就七八只,不多不少。按她的话,这是一群能说得上话的朋友,又是一些很滋补的食材。因此,他养得特别用心。她会多煮上一些五谷杂粮,人吃完,鸭子接着吃,加些麦咭,调上酱油,捏碎揉细。鸭子一看母亲端着饭菜,都默契地扑着翅膀叽叽呀呀围过来。母亲趁机摸起扫把套斗,把鸭圈打理一番。母亲总说,鸭子住得舒心,我们才吃得安心。你看日头又下去,这一天过得挺结实的。结实,我忽然觉得关于时间的不辜负,没有比这个词更贴切了。年底,我患了甲流,折腾

了五六天,总算痊愈。母亲算准我身虚气短,便炖了一只“包治百病”的鸭,炖锅一层层地用干毛巾包起来,扎扎实实地绑在父亲的自行车上。
每到周末,兄弟朋友都会招呼喝茶、打球。一盅茶从浓变淡,不断续杯,我们才发现,人过中年的我们喝的不是茶,而是中年人的局促和从容,是确认彼此是否安好。
我们打个球,有标准的球馆,统一的战袍、球鞋,还有护膝护腕等,装备俱全。尽管如此,也拼凑不回那段兽类般光着脚在水泥地上狂奔的青春。时间就像头发一样,会长也会掉。年轻时长得快,可以对镜子折腾好多种发型;当掉得快时,发际线溃逃,能选择的发型不多了,甚至觉得有头发就好,所以中年到了,跑不快不高,骨头僵硬,负担更重,进退维谷。这个时候的我们特别简单,特别容易满足,一顿简洁的饭菜,一场跌跌撞撞的球赛,我们会在年轻面前景尽可能维持该有的体面,然后在生活的山呼海啸里,拼尽最后一丝力气。
年轮碾过,我们已经没有青春可流连。我们更在乎的是,那些站在我们身边,陪伴我们勇毅前行的人,是否健康安好。

归途有檐,檐下有灯,灯下有人,有人便有守候。即使身在天涯,乡关缥缈,有人陪伴总让人热血沸腾,画满希望,这是生活最美好的样子。生命如草木,荣枯自有规律,只要记住就不会老去,所以,请致敬那些陪伴我们前行的人。

味道

茼蒿是个独行客

俞俊

茼蒿是绿叶里的隐士,带着一种古老的气韵。它从田埂走来,茎秆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,叶脉上留有泥土的呼吸。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蒿。”远古的鹿群早已散入时间的烟尘,唯有茼蒿,以蔬菜的名义,固执地存留下来,成了人间烟火里一位孤高的食客。
百味是江湖,茼蒿是个独行客。古人说它具有“蒿之清气、菊之甘香”,微涩中透着回甘,似苦似甜。爱它的人,说是山林的清气,是草木带着原始的、未被驯化的力量。厌它的人,闻到味道就要皱起眉头。它的香气是一道窄门,允准一部分人进入,将另一部分人永远隔绝,让味觉的世界泾渭分明。
小叶茼蒿可以烧菜。刚刚还长在菜园里,瞬间变成盘中菜肴,只需两分钟。大叶茼蒿可以吃火锅。火锅翻滚,红

油与白汤激烈交锋,牛羊的膻、菌菇的鲜、豆类的醇,交织成一幅热气腾腾的浮世绘。当被筷子夹起投入锅中后,茼蒿柔软如一片叶子迅速蜷曲,在沸水中舒展,贪婪地吸吮汤汁的精华;短暂的余烫之后捞起,周身挂满汤汁,内里却依旧清峻。
入口一瞬,独特的香气率先抵达,瞬间清空了口腔里所有的嘈杂。如一股清泉,涤荡了油腻;又如一阵野风,吹散了喧闹。它的口感是温柔的,叶片滑过舌尖,茎秆还保留着一丝脆韧。每一次咀嚼,都是一次与远古的交谈,仿佛能听见那头呦呦而鸣的野鹿,踏过青草,渐行渐远。
小叶茼蒿可以烧菜。刚刚还长在菜园里,瞬间变成盘中菜肴,只需两分钟。

亲情

不爱“期货”爱“现货”

倪怡方

“爸,我们想生个二胎,然后随您姓好吗?”
看着我正在和厦门回来过周末的小外孙亲热,女儿笑嘻嘻地向我抛出了诱人的“橄榄枝”。
“我们想生个女儿,连小名都想好了,叫草莓!”
“草莓?”我抱着怀里的小外孙,边亲他的小脸蛋,转头“斩钉截铁”地告诉女儿,“我喜欢现货,而不是期货!”
“哈哈,笑死我了!橙子,你阿公喜欢你,而不要草莓妹妹!”女儿捂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我女儿和女婿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,他

们那一代人大多属于独生子女,在他们身上无疑都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
我女儿夫妻俩替他们的儿子取了个小名叫橙子。小橙子自幼长得健康聪明,活泼可爱,平时跟着他父母在厦门生活,周末回泉州和我们一起团聚,是我们名副其实的“掌上明珠”和“心肝宝贝”。
小橙子喜欢童话故事。周末回来,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先翻看几本儿童画报,然后让我们夫妻俩轮流讲给他听,什么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小马过河》《鳄鱼上当》,还有《兔奶奶的包心菜》《月亮上哪儿去了》类似的童话故事,经常听着听着就慢慢地沉入甜甜的梦乡。

梅溪的水不深,可是很出名,许多“龙”从梅溪游出磁灶,转运到全国;也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,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。
在晋江市西北隅,梅溪水蜿蜒穿过岭畔村,将千年时光浸润成酱色的陶片。这条曾深可通舟的河流,如今虽无当年的舟船如织,却仍以清浅之姿托起一条游动的龙——“磁灶龙”。它不是神话中腾云驾雾的神兽,而是由土与火淬炼、水与风雕刻的文化图腾,在龙窑的斜坡上,在军持壶的釉色里、在岭畔人的血脉中,永远保持着升腾的姿态。
梅溪的水是灵动的诗行,它的馈赠是远行的勇气。自童子山与蜘蛛山间奔涌而出,它曾托起百舸争流的盛景。考古者在溪畔发现南朝至清代的二十六处窑址,其中十二处宋元窑址如星辰散落,土尾庵、蜘蛛山、童子山三处窑址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些依山傍水的龙窑,顺着梅溪的流向铺展成游龙的脊背,窑工们借水运之便,将青釉、绿釉、酱釉的器物送往泉州港,再由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浪涛推向东南亚、东非的彼岸。
一条“龙”从梅溪跃起,和着泥土,负载着浴火涅槃后的泥土——瓷器。老陶工抚摸着蜘蛛山窑址的残壁,讲述着先人如何以梅溪水调和陶土:“水太急则土散,水太缓则泥凝,这溪水刚刚好,像龙尾摆动的节奏。”正是这恰到好处的水,让磁灶窑的军持壶(一种伊斯兰教徒净手用的执壶)得以在宋元时期远销印尼、菲律宾。1987年,“南海I号”沉船出水了绿釉葵口碟,其莲花纹与卷云纹与今日岭畔村文化记忆馆中的展品如出一辙,仿佛梅溪的水龙从未停歇,只是从地表潜入了深海。
岭畔村曾为人嫌弃的、贫瘠的丘陵红土沉睡了亿万年,直至南朝时期被陶工的头颅唤醒,经过粉碎、筛选、练泥等多道工序,才经匠人的手塑成风干,放在陶砵上入窑,经受火的考验,在烈火中涅槃。
考古探方之下,土尾庵窑址的横截面如同是一部打开的史书:最下层是南朝的青瓷碎片,中层是唐代的黄釉铁绘大盘,上层则是宋元的龙纹军持。每一层陶土的堆积,都是土龙蛻变的印记。“土龙”的涅槃始于火。龙窑的窑室呈二十五度斜坡,火焰从窑头奔涌至窑尾,恰似龙息贯穿龙身。陶工们掌握着“火龙”的脾气:还原焰让青釉如雨后远山,氧化焰使酱釉似暮色苍茫。明代《泉州府志》载“磁器出磁灶乡,取地土开窑”。而今岭畔村的陶艺公园,还原的龙窑仍在沿用传统“投柴法”烧制,窑工们通过观察火照(试片)的颜色判断窑内空气温度。这一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当窑门打开的瞬间,亮丽的陶瓷如土龙破壳,带着1500年的温度走向世界。
在窑变中升腾的“火龙”是岭畔村的精神内核。在岭畔村的文化记忆馆里,一件黑釉剔花双耳瓶静静诉说着“火龙”的魔法。瓶身卷云纹如火焰升腾,这是窑变的结果——釉料中的铁元素在高温下幻化出不可预测的纹路。宋代陶工将这种偶然视为“火龙赐福”,而现代非遗传承人吴炳峰则用科学解析奥秘:“当窑温达到1280℃时,釉层中的气泡破裂,形成类似龙鳞的开片纹。”
站在蜘蛛山最高处俯瞰,梅溪如一条银链缠绕着岭畔村,龙窑的斜坡像巨龙俯冲入海。千年过去,“水龙”依然托举着陶船远航,“土龙”仍在地下孕育新的奇迹,“火龙”永远在窑室里跳跃。这里的每一片陶瓦都刻着龙的纹样,每一声溪水都吟着龙的传说,而岭畔人,正是守护这条文化之龙的传人。

和它们亲近。有时,他在厦门捡到了一只几个月大的萨摩耶犬,养了一个星期,又被失主认领回去了。之后,他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们家阳台水缸里养了几只锦鲤和乌龟,他不时也会去投食,帮着它换水,忙得不亦乐乎。
和众多的小孩一样,小橙子也有他的缺点,一是胆子小,怕黑。我们笑称“鸟仔胆”,不像男子汉。二是动作慢,拖拉。做作业有时精力不大集中,不能一气呵成。要老师和家长在后面跟着督促。三是有脾气,性急。平时和和美美,而遇事会和人较劲,要等事情过后,给他讲清了道理,他才会缓过神来。
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喜欢“现货”的原因?因为我们和小橙子这些年来朝夕相处,血肉相连,彼此之间似乎用一股看不见的红丝线系在了一起,已经牢不可分了。当下的小橙子已经戴上红领巾,长成一个风华正茂的小少年了。他站在我们面前,看得见,摸得着,这样实实在在的“现货”,不让人疼爱才怪?
而那所谓的“草莓妹妹”期货还遥遥无期呢!

梅溪有“龙”
王常婷



梅溪有“龙”

梅溪的水不深,可是很出名,许多“龙”从梅溪游出磁灶,转运到全国;也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,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。
在晋江市西北隅,梅溪水蜿蜒穿过岭畔村,将千年时光浸润成酱色的陶片。这条曾深可通舟的河流,如今虽无当年的舟船如织,却仍以清浅之姿托起一条游动的龙——“磁灶龙”。它不是神话中腾云驾雾的神兽,而是由土与火淬炼、水与风雕刻的文化图腾,在龙窑的斜坡上,在军持壶的釉色里、在岭畔人的血脉中,永远保持着升腾的姿态。
梅溪的水是灵动的诗行,它的馈赠是远行的勇气。自童子山与蜘蛛山间奔涌而出,它曾托起百舸争流的盛景。考古者在溪畔发现南朝至清代的二十六处窑址,其中十二处宋元窑址如星辰散落,土尾庵、蜘蛛山、童子山三处窑址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些依山傍水的龙窑,顺着梅溪的流向铺展成游龙的脊背,窑工们借水运之便,将青釉、绿釉、酱釉的器物送往泉州港,再由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浪涛推向东南亚、东非的彼岸。
一条“龙”从梅溪跃起,和着泥土,负载着浴火涅槃后的泥土——瓷器。老陶工抚摸着蜘蛛山窑址的残壁,讲述着先人如何以梅溪水调和陶土:“水太急则土散,水太缓则泥凝,这溪水刚刚好,像龙尾摆动的节奏。”正是这恰到好处的水,让磁灶窑的军持壶(一种伊斯兰教徒净手用的执壶)得以在宋元时期远销印尼、菲律宾。1987年,“南海I号”沉船出水了绿釉葵口碟,其莲花纹与卷云纹与今日岭畔村文化记忆馆中的展品如出一辙,仿佛梅溪的水龙从未停歇,只是从地表潜入了深海。
岭畔村曾为人嫌弃的、贫瘠的丘陵红土沉睡了亿万年,直至南朝时期被陶工的头颅唤醒,经过粉碎、筛选、练泥等多道工序,才经匠人的手塑成风干,放在陶砵上入窑,经受火的考验,在烈火中涅槃。
考古探方之下,土尾庵窑址的横截面如同是一部打开的史书:最下层是南朝的青瓷碎片,中层是唐代的黄釉铁绘大盘,上层则是宋元的龙纹军持。每一层陶土的堆积,都是土龙蛻变的印记。“土龙”的涅槃始于火。龙窑的窑室呈二十五度斜坡,火焰从窑头奔涌至窑尾,恰似龙息贯穿龙身。陶工们掌握着“火龙”的脾气:还原焰让青釉如雨后远山,氧化焰使酱釉似暮色苍茫。明代《泉州府志》载“磁器出磁灶乡,取地土开窑”。而今岭畔村的陶艺公园,还原的龙窑仍在沿用传统“投柴法”烧制,窑工们通过观察火照(试片)的颜色判断窑内空气温度。这一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当窑门打开的瞬间,亮丽的陶瓷如土龙破壳,带着1500年的温度走向世界。
在窑变中升腾的“火龙”是岭畔村的精神内核。在岭畔村的文化记忆馆里,一件黑釉剔花双耳瓶静静诉说着“火龙”的魔法。瓶身卷云纹如火焰升腾,这是窑变的结果——釉料中的铁元素在高温下幻化出不可预测的纹路。宋代陶工将这种偶然视为“火龙赐福”,而现代非遗传承人吴炳峰则用科学解析奥秘:“当窑温达到1280℃时,釉层中的气泡破裂,形成类似龙鳞的开片纹。”
站在蜘蛛山最高处俯瞰,梅溪如一条银链缠绕着岭畔村,龙窑的斜坡像巨龙俯冲入海。千年过去,“水龙”依然托举着陶船远航,“土龙”仍在地下孕育新的奇迹,“火龙”永远在窑室里跳跃。这里的每一片陶瓦都刻着龙的纹样,每一声溪水都吟着龙的传说,而岭畔人,正是守护这条文化之龙的传人。

和它们亲近。有时,他在厦门捡到了一只几个月大的萨摩耶犬,养了一个星期,又被失主认领回去了。之后,他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我们家阳台水缸里养了几只锦鲤和乌龟,他不时也会去投食,帮着它换水,忙得不亦乐乎。
和众多的小孩一样,小橙子也有他的缺点,一是胆子小,怕黑。我们笑称“鸟仔胆”,不像男子汉。二是动作慢,拖拉。做作业有时精力不大集中,不能一气呵成。要老师和家长在后面跟着督促。三是有脾气,性急。平时和和美美,而遇事会和人较劲,要等事情过后,给他讲清了道理,他才会缓过神来。
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喜欢“现货”的原因?因为我们和小橙子这些年来朝夕相处,血肉相连,彼此之间似乎用一股看不见的红丝线系在了一起,已经牢不可分了。当下的小橙子已经戴上红领巾,长成一个风华正茂的小少年了。他站在我们面前,看得见,摸得着,这样实实在在的“现货”,不让人疼爱才怪?
而那所谓的“草莓妹妹”期货还遥遥无期呢!

征稿启事

晋江马拉松赛自2016年鸣枪开跑以来,一路驰骋,已成为这座体育城市活力、开放与温度的闪亮名片。
你是否曾在美丽的赛道边为跑者呐喊助威?是否与家人朋友共赴这场年度之约,在汗水与欢笑中感受晋江的脉动?抑或,你正是那位穿越人海、奋力向前的跑者,用脚步丈量这座城的变迁、奋进?那些关于出发的勇气、坚持的汗水、抵达的喜悦,或是一个瞬间的感动、一份独特的城市记忆,都是“晋马”故事里最动人的篇章。
《五里桥》副刊继续面向广大读者、跑友、市民征集“爱晋江 爱晋马”稿件。文体不限,1500字以内。投稿邮箱:464355259@qq.com。截稿日期:2026年2月28日。
期待您的来稿,让我们共同回味属于晋江的奔跑记忆,让更多人“读”懂晋马,“爱”上晋江。